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八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之一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

公名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  
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歷知縣通判知州  
提點刑獄轉運使召爲三司戶部副使  
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入爲樞  
密直學士出知天雄軍 仁宗召爲御  
史中丞判流內銓審官院出知永興軍  
徙并州寶元二年復知永興軍召還權  
知開封府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宣

七十一

一

今開

撫河東拜樞密使尋以吏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知兗州慶  
曆七年年七十正旦日上表還印綬乃  
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中進太子太師  
薨年八十

公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  
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  
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執帽漂  
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子  
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



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劔斫之傷腦  
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  
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  
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竒之妻  
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  
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  
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  
之婚嫁

聞記

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  
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

八七之一

八二

余聞

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  
不得爲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  
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  
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  
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  
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

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歐陽公撰墓誌

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  
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徃徃自經投水以死  
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



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墓誌

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墓誌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

遷去故吏得爲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賅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



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墓誌

慶曆初 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富  
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  
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  
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  
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  
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  
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  
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

八十一

合

全同

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  
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墓誌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  
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  
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  
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  
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  
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  
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  
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爲朋黨者



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

墓誌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

八七之一

八五

余聞

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東坡志林

公與丁文簡公俱爲河東宣撫時任恭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恭惠曰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公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公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從坐者數十人皆名士大夫而公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一時故不可不謹也

談叢



公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

墓誌

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

七之一

八六

余聞

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

墓誌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冝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

語錄

公嘗謂門生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



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成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錄語

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

八十二

八十七

余聞

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錄語

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己爲上者又



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錄語

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錄語

公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

八七之一

八

余博

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爲時所上



下也錄語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爲恨也錄語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問始琦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

七之一

八九

余聞

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爲是賢於人遠矣魏公別錄

杜祁公免相幹吏具未供秩酒齊以白公祁公曰吾旣去位尚敢享其奉乎索其券焚之家塾記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畜也張唐公侍讀瓌



嘗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  
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公不殖資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庫陋居  
之裕如也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紵  
絕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士服公曰老而  
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公致仕居南京 上思之及將祀明堂謂文  
彥博曰舊老之在外者朕欲致之以陪大  
禮因以示養老尊賢之意乃詔公及太子  
少師致仕任布陪祀都亭驛錫慶院具供

七之一

十

余闡

帳几杖以待之後皆以羸老不任就道且  
表謝不得預觀盛禮爲恨 上優詔勞之



七之二

叅政范文正公

公名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中進士  
第歷廣德軍司理監泰州鹽稅以晏元  
獻公薦爲祕閣校理天聖中通判河中  
府召爲右司諫出知睦州徙蘇州就拜  
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落職知饒州  
徙潤州越州復召爲待制知永興軍會  
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公龍  
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兼知延州降知耀

七之二

列升

州徙慶州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  
使改邠州觀察使辭不拜進樞密直學  
士會復置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  
詔公與韓公琦開府涇州元昊請和召  
拜樞密副使除叅知政事自請行邊未  
還以資政殿學士爲陝西四路安撫使  
知邠州以疾請鄧州徙杭州遷戶部侍  
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薨年

六十四

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



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  
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  
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

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歐陽公撰神道碑○又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

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往饘粥不充日具始食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又東軒筆錄云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疑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蓋十數莖漿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且甚尪瘠嘗同眾客見諫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  
不款曲眾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

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它日不唯為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叅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

改科舉進士聞記

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

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汪藻撰祠堂記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



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事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旣成民至今饗其利興化之民徃徃以范爲姓

聞記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徃徃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

七之二

三

非升

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聞記

范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



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  
立仗禮官定議欲媚 章獻太后請 天  
子帥百官獻壽於庭范公奏以為不可晏  
殊大懼召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  
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  
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

無以應 記聞○又神道碑云當 太后臨朝時以  
至日大會前殿 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

已具公上疏言 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王以  
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  
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  
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  
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今按  
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

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  
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

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出通判河中府

及 太后崩召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旨

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

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

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

者繇是罷其冊命 神道碑

是歲大旱蝗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

州貧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



里用抑奢侈

澠水燕談

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

七之二

五

劉升

論 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神道碑。又塵史云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官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為罷黜內侍云。又澠水燕談云公貶饒州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趙元昊反河西 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



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甯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

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旣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



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邊二  
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  
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

召公歸矣

神道碑。又名臣傳云仲淹領延安閱  
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畜

銳母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  
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在慶州請以种世  
衡守環州招屬羌千餘帳久之王師再敗於定川仲  
淹晝夜領兵赴撈賊遂遁去初關輔人心動搖及仲  
淹兵出號令嚴明人心遂安 上聞定川之敗頗以  
西方為憂謂近臣曰得仲淹出援可無慮及聞其出  
師甚喜。又澠水燕談云范文正公帥邠延涇慶四  
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熟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  
至於元昊亦以此呼之。又龍川志云宋公序為參  
知政事欲傾宰相呂申公而未得其要呂公覺之會  
范公擅焚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至朝廷諸公  
議之申公謬謂大不可公序信之亟於 上前乞斬  
范公申公徐救之公序倉猝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  
氏子弟至今恨之

七之二

七

列升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為經略招討副使  
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  
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為經略判官一日  
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  
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  
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  
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  
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



乃區區過謹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  
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  
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  
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  
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者父兄妻  
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  
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  
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  
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  
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

置勝敗於度外也

東軒筆錄

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  
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

遂稱臣

名臣傳

初西人藉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黥以爲軍唯  
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  
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  
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  
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



今尤多神道碑

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

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

神道碑○又邵氏聞見錄曰歐

陽公作碑如此文正之子堯夫以為不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勦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又龍川志曰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

七之二

九

劉升

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公為叅知政事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



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之為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

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

碑○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叅知政事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為

七之二

十

劉升

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為便范公為之愕然○又東軒筆錄亦載此事云呂公問何為遽出范公曰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矣呂公曰叅政此行必蹈危機豈復再入范公遂去未還而有邠州之命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 上與執政論及朋黨

事叅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聞記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



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  
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  
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  
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  
守臣不能戰又不前守而使民醵錢遺之  
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  
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  
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  
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  
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

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  
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旣而富公  
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  
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  
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  
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  
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  
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  
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



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  
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  
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  
聖人也龍川志○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  
王倫與此不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  
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  
雖不死節而民之字者數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  
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行誅罰恐非 陛下寧失  
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  
事不肯為郡縣設備吏敢以治城隍閱兵卒為請者  
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  
責外臣誠有  
愧於青史也

公為叅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  
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鼎之輩公

卷之二

十一

劉升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  
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  
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遺事

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  
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公為叅  
知政事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  
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  
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  
不為 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



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

罷

東軒  
筆錄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湏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筆  
談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



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  
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  
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  
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飢因之  
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筆談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  
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  
價每斛三錢給抄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  
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齎巨榜數道  
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則寄僧

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  
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

青民因立像祠焉

東齋記事

韓魏公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  
且有西鄙之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  
兩府輒閉目不應彥國憤惋欲悖之希文  
惜大體不許也

魏公別錄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  
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  
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



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魏公別錄

范文正言息盜賊誅姦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為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措於天地間矣

胡氏傳家錄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遺事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孰寐或不然則終夕

七之二

十五

列升

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聞見後錄

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遺事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遺事



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  
二府以至於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  
易也遺事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  
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  
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  
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  
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  
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

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  
遵吾言毋以爲慮遺事

橫渠張先生言嘗有欲爲公買綠野堂者公  
不肯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  
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壞及它人有  
之已則不可取也程氏遺書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  
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  
踈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  
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



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  
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  
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遺事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  
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庄以養群從  
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  
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  
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  
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見澠水燕談

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  
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  
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史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  
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  
皆公爲葬之歲別爲饗祭朱氏它子弟以  
公廕得補官者三人遺事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  
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  
問寄此久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



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  
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  
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  
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  
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  
曰已付之矣

冷齋  
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  
舉觴見衰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  
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  
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

八十七之二

十八

劉升

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聞記

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  
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蓄書畫公  
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  
君所藏世之所寶仲淹切爲宗家惜之母  
爲人得也

晏元獻公判南京范希又以大理寺丞丁憂  
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  
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  
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



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脩謹張踈俊晏曰  
唯即取富臯為壻後改名即富公弼也為  
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筆錄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  
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  
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  
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宋長公  
教之義均子弟及宋登第乃以所封藥并  
其術還之

遺事

昔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

八十七之二

十九

列升

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  
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  
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  
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  
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  
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  
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  
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  
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  
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見胡氏  
傳家錄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

吾豈苟哉

神道碑

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

八十一之二

八十一

唐文

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

神道碑

蘇軾序公文集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



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哉  
公在天聖中居大夫憂則已有憂天下  
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  
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攷其平生所爲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其於仁義禮  
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湏臾  
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  
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  
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  
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  
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  
德之見於怒者也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程氏遺書







